

街道上洋溢著前所未見的歡欣。商店街的眾多商家早早就關起店鋪，轉往會場擺設小攤、預備今日販賣的商品，不賣吃食的店鋪索性放學徒們半日假期。這會天還未暗，附近就能聽見逐漸喧鬧起來的祭囃子，以及男男女女的笑語。

——今夜正是她翹首以待的萬燈祭啊。

聽見笛以及和太鼓的音響，伽藍這才意識到。

店主夫婦與爺爺婆婆出門拜訪朋友去了，白天的後半生意也有些低迷，獨自看店的伽藍闔上帳本，見店鋪裡的鐘逐漸接近和人約定好的時間，便換上浴衣、簡單整理儀容，鎖好店門後鑽進人群裡。

隨著擁擠溫熱的潮漂往目的地，全身都浸染上了祭典的氣氛，她一面喊著「不好意思」一面艱難的行動。臨近約定碰面的地點，遠遠就能看見那人正往人聲鼎沸的大街望過來，也不曉得有沒有瞧見自己。

從人群中脫身步上神社的台階，黑白裝束的青年坐在台階頂端，很是陶醉地隔著手中的蜜色玻璃瓶遙望街道，似是毫無察覺她的到來。伽藍彎身以手指點點他的手臂：「久等了嗎？來晚了真不好意思！」

「唉呀……還以為是哪來的異國美人，原來是伽藍小姐呀！」黑髮青年抬起頭，揉雜淺灰的藤色眼眸終於聚焦在她的身上。四十八願多聞有些詫異地托著下巴，煞有介事的評論：「白條紋與斑點的水藍浴衣看上去清涼又清爽，衣帶的配色也很合襯——櫻色的胭脂恰到好處，髮簪的飾品也很好看，啊、聞慣了的椿花甜香在這種時候別有一番風情呢！」

語畢，青年在石制鳥居旁邊放下酒瓶，直起腰桿鼓掌，笑靨更甚：「打扮起來的伽藍小姐真不一樣，要是全帝都只有我看見，那就太可惜了！」

「就跟平常沒什麼兩樣啦。浴衣只是吳服店的店主幫忙挑的普通款式、胭脂和髮飾也是多聞君早就見過的，香水也是尋常的那一瓶……」

雖然自認習慣了對方誇張的讚美，見多聞說著說著還面露笑容鼓起掌來，伽藍還是忍不住羞赧地微微別過頭。輕瞥了一眼台階下開始亮起的燦爛燈火，待尷尬退去後，狛犬的視線便再次落到仍舊笑臉盈盈的青年身上，她開口催促對方早些動身前往祭典會場：「好、我們走吧！太晚過去的話可就會擠得走不動了呢……唉呀？」

這季節怎麼還……

伽藍輕聲呢喃，手輕拂過多聞的肩頭，一片帶著些微濕氣的粉色花瓣沾染上她的指尖。

「還真稀奇呢。喏，櫻花，剛才黏在你的襯衫上了。」

「欸……櫻花？夏季可都要結束了耶？」看上去像是花瓣的粉白色片狀物在指上化為粉末，晚風吹拂，霎時間白粉在兩人眼前消散而去。多聞偏頭：「這時節怎麼還會有櫻花呢？」

伽藍跟著思索起來：「就是說啊，時間不對，還變成灰了……莫非是別的什麼？」

「哦，像是香灰之類？」

不是花瓣化成灰，而是灰凝結成塊狀，這個推論聽上去可信度倒是頗高。但是，難道不是菸灰嗎？伽藍不自覺蹙起眉毛，一臉狐疑。「香灰？多聞君去了有香灰的場所嗎？」

「——哦！章魚燒的攤子現在沒客人耶！快趁現在！」

「哇、等等我……！」

問句甫落、還沒有得到回答，青年已經輕快地跑下台階，伽藍只能趕緊邁開腳步跟上。不合時宜的櫻花花瓣、心裡隱約浮現的異樣感覺，自然也就被拋在腦後了。

跟著多聞來到章魚燒的小攤前，麵糊和佐料被油煎燒得滋滋作響、香氣四溢，老闆赤紅著一張臉，大汗淋漓、熱情的笑著招呼兩人：「熱呼呼的章魚燒！來一份怎麼樣？」

「請給我一份不灑海苔粉的。」拿起幾個細碎銅錢付了帳，伽藍轉向多聞詢問：「多聞君呢？」

「我要兩份，都要海苔，一份要灑滿芥末。」多聞邊說邊從褲袋掏出一塊布料，甩個幾下，碎花布面攤開，成了一隻皺巴巴的提袋。「沒加芥末的現吃，加芥末的那盒幫我先蓋起來喔！」

拿了章魚燒之後，多聞便直接叉起一顆塞入口中。

「好燙啊！」他這麼對伽藍說，雖然如此，咀嚼的速度可是一點也沒慢下來。

「吃慢一點哪，燙著了就不好了。」

怕燙的伽藍還在緩慢吃著的期間，多聞已經吞了大半。她捧著食盒跟在青年身後、目光四處逡巡，最後落在一旁賣蘋果糖的小攤上。

「多聞君、蘋果糖！」嚥下最後一口食物，伽藍叫住青年、指向眼前的攤車，上頭展示著一排裹著晶瑩糖衣的小巧果實，看起來可口非常。她聳了聳鼻尖後向老闆開口：「請給我兩個。」

渾圓晶亮的蘋果糖落在伽藍手中，咬著其中一個，狍犬笑咪咪地把另外一個遞給了多聞，示意他也吃。甜膩的糖衣和酸脆的果實搭配的正好，怪不得這麼受歡迎。

多聞應了聲，雖然還在四處張望，仍然接過小木棍、毫不猶豫的張口咬下。

「蘋果真脆啊，不愧是蘋果！」青年沒三兩下便咯滋咯滋地啃完，連核與籽也吞下，整隻竹籤乾乾淨淨，隨即轉往一旁賣烤麻糬的攤子道：「大叔！烤麻糬來個——」

起初他比了個五，猶豫片刻後便收攏手指，似乎是改變了心意。「……三串好了。」

付過錢，從攤販手中取得三串麻糬，多聞先是咬著一串、一串塞入裝著章魚燒的竹片盒子裡，向小口吃著蘋果糖的伽藍眨眼。

「伽藍小姐，吃不？」

「多聞君吃吧！這兩天店裡才做了一大堆呢。」

想起堆積如山的麻糬，連喜歡點心得近乎痴狂的狍犬都不禁覺得膩人。而且比起自己享用、她更喜歡看別人吃得高興的樣子。總算解決了手上的蘋果糖，蒼色眸子圓睜著四處瀏覽、尋找著下一道想吃的小吃，目光卻被食物以外的攤子吸引住了。

「那是……？」

眼前的是使用槍射出軟木塞、打落物品藉此換取獎勵的遊戲攤位，雖然聽說過，但親眼看見還是第一次。

「什麼什麼——哦，是打靶啊。」

多聞順著伽藍所指的方向看去，這才意會過來。他三兩下解決手邊剩下的食物、順手收拾好包裝往路邊的垃圾箱一扔，舌尖舔了舔唇上殘存的粉末與糖霜，視線盯著射的攤位後頭的獎品一個個檢視，閃閃發亮的雙眼放出少見的精光。

「我可是挺擅長的哦，這種的遊戲……如何？伽藍小姐有想要的獎品嗎？還是妳也下來打幾發？」

「呵呵、真可靠呢。好期待看見多聞君英勇的樣子。」

難得見到如此充滿幹勁的多聞，伽藍露出略帶促狹的笑容，也跟隨青年的動作掃視了一遍攤位：「我就算了吧。至於獎品，我想想，嗯——」

獎品大多是一些樣式花俏、用來吸引孩子目光的小玩具，伽藍已經有為數不少的收藏品，便草草地掃過，最後，她的目光落在一旁掛著的飾品上頭。最令伽藍中意的是一個以撫子色緞帶編織而成、綴上彩色琉璃珠的髮飾。

「那個如何……？但好像很難得到呢，看起來就是很高級的獎品。」

「哦，包在我身上！能得到獎賞的場合可不能白白浪費呢。」多聞把裝著食物的提袋交給伽藍、整了整衣袖，便上前與搖著團扇搧風的攤販老闆交涉。

「小哥，要打靶嗎？獎品多多喔！」

「先來十發子彈好了，我可不喜歡虧錢。」

「哈哈……別這麼早喪氣啊，一發也沒打中也有安慰獎的。」

「那可真令人安心，哈哈！」

從小販那邊得到槍管與子彈，兩人越過圍在開始線的客人們，往緞帶正前方走去。多聞稍微扭扭頸部、轉動肩膀，朝她眨了眨眼。

「脫離訓練生時代後就沒什麼機會用槍，也不知道行不行得通……論技術當然比不上眠人或小老虎這種專業的，等等脫靶還是出糗，請伽藍小姐切莫失望哈。」

「……說笑的，沒能拿到也不要緊，多聞君放輕鬆打就好。」方才的話自然只是玩笑，伽藍擺擺手，要他放寬了心玩就好。

對此多聞卻是挑起眉毛、瞪大眼睛。「嗯？說什麼呢？沒有不要緊的事，我說的是：『可別對我的三腳貓表演失望哦！』」

多聞毫無預警地射出一發子彈，動作看上去漫不經心也沒多做瞄準，擊發出去的軟木塞稍稍擦過緞帶一角，飛往後方布簾，被擋了下來、落在地上。

「小哥打得不錯啊，這不是挺能幹的嗎？還有九發，加油哇。」

老闆見狀靠過來，露出感覺有些刻意的驚訝表情稱讚，接著便笑嘻嘻地轉向這裡：「姑娘挺好的，這緞帶可是吳服店批來的貨，光是在旁邊等著也煞是無趣，怎樣？要不要也打個幾發看看？」

多聞舉槍瞄準稍微比起剛才歪了一些的緞帶，似乎在測量距離，聽了老闆的推銷也跟著幫腔。

「就是說啊，打看看當經驗也是不錯的回憶……不然我剩下五枚讓給妳好了？」

話語一落，多聞扣下扳機，塞進槍身的軟木塞「啖」地一聲破開空氣向前飛去，軟木塞穩穩打中剛剛擦過之處的對角，緞帶蝴蝶結頓了一會兒，軟軟向後滑下獎品檯。

青年雖然嘴上說著自謙之詞，神態卻是游刃有餘。端起槍的架式和姿態都自然不過，閒談的一來一往之間，他已經將伽藍想要的物品擊落，只耗費了僅僅兩枚子彈——她又再一次意識到，眼前的青年是以除妖為業的軍人。

她思索著垂下眼簾。

「來，伽藍小姐。」多聞從攤主那兒接過獎勵後，便笑著將髮飾遞過來。小小的蝴蝶落在伽藍的手心中，翅膀潛藏著隱隱的光。一展開合攏的掌，上頭的琉璃珠就隨著燈火而變得七彩斑斕。

「謝謝你，多聞君——近看就更漂亮了呢。」

也怪不得老闆方才稱讚了一番自己的眼光。手指輕撫過花瓣一般嬌嫩顏色的滑潤緞帶，揚起嘴角，她難得的笑得像個孩子般天真爛漫。

「還剩下八發子彈，伽藍小姐要不要試試？不然怪浪費的。」多聞拿回自己的提袋，將木槍交給伽藍後便祇著口袋退到一旁。

「我、我來打？我不太擅長這樣的遊戲……」略帶遲疑的托起槍，她掃視一圈架上剩餘的物品，最後鎖定了角落的柴犬小木雕。顏色淺淡、造型也不算起眼，卻莫名散發一股溫柔質樸之感。或許是同類的親切感作祟吧？

嘿咻！伽藍在內心暗叫一聲，朝著目標扣下扳機。毫不意外的，軟木塞最終落在了相差甚遠的地方。之後又按了第二次、第三次，都只是略略擦過目標，能聽見攤主的竊笑傳入耳中。最後整整射了五發才得到木雕。老闆把獎品用小布包裝起遞給伽藍，於是她重新把槍塞回多聞手中。

「唉……我果然還是不太適合這麼激烈的遊戲……」

「辛苦啦，伽藍小姐。第一次打靶就能拿到獎品真了不起！這隻小狗狗感覺真不錯，觸感滑順、面相很憨厚呢，老闆你說是不是呀？」

似是察覺她笑得無奈，多聞不急著用完剩下的子彈，而是大肆讚美了伽藍一番。

「原來是第一次啊，幹得不錯嘛！多給姑娘練習幾輪，我看這生意就不用做囉。」攤主也真不愧是生意人，他識相地配合，對此多聞笑了幾聲應和：「老闆也說得太誇張了。」

「這樣如何，」攤販老闆握著扇骨的手舉起一隻指頭，「再打個十發，然後我再多送妳們兩發子彈吧？小哥可要在姑娘家面前多多表現啊！」

「哦，老闆可真慷慨。」多聞側頭笑笑，擺擺空著的那隻手，整齊碩大的齒牙從微敞的唇間露出。「不過祭典場子這麼寬，只定在一攤就太可惜啦，謝過你的好意啦。」

剩餘的子彈，他沒浪費任何一發，三枚皆準確命中最後列的奢侈品：一只塗裝精美的俄羅斯套娃、一頂蘇格蘭紋貝蕾帽，還有放在最遠處，五包捆成一條的敷島紙卷菸。帽子與套娃都是舶來品，大獎一下子全被贏走，老闆送客時臉色陰沉了不少。對此伽藍有些不安，離去之際低聲問：「多聞君，會不會太過火了？」

「沒——關係、沒關係，我的良心可是完全不會痛呢！」

「是這樣嗎……」

見對方連遲疑一瞬都沒有便回答，手裡還把玩著贏來的獎品，伽藍也只能無奈的露出苦笑、眉頭微皺，然而語氣卻平緩溫和：「不過多聞君真的很厲害呢。多虧你，今天玩得好盡興啊。」

青年是她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，伽藍由衷的對他道謝。很久以前就對人類的祭典有所憧憬，但這還是第一回親身參與。

吃了想吃的食物、也試過打靶遊戲了，接著是……

「啊，那接下來要不要去那裡點燈？」

伽藍瞧見前方有一小群身穿浴衣的年輕男女正持著小小的紙燈籠，在上頭寫下願望後點亮、接著再高高掛起。多聞似乎是還沒吃飽，又順手在一旁買了夾肉麵包，領著伽藍往燈架走。

「雖然時間可能前後稍有錯開，萬燈祭每年都會辦在這個時候，差不多等於帝都的盂蘭盆祭，為了跟其他城市做出區別就搞了點燈許願的噱頭……總之能引來遊客、能吸引攤販，大家逛得開開心心，也算好事吧。」

嘴裡塞著食物，來到帝都多年的多聞邊嚼、邊以不可思議的發聲法解說萬燈祭的掌故。伽藍起初還擔心他會噎著，但現在已經不太煩惱這件事了，只是跟在他身旁，不時會意的點點頭。

「……今年我自己是不打算點燈啦，點太多次了，在這天裡輪值負責看顧世間的神明，現在大概也聽各種願望聽得耳朵長繭了吧……」多聞擺擺手，「不過伽藍小姐是第一次來玩，要不要點個來試試？說不定神明大人打個呵欠湊巧就聽到喔！」

夕照與晚霞逐漸隱去，逐漸冷卻下來、帶紫的暗藍天色之中，參天木架上點起了一道道熠熠的燈火光，很快地由下而上，又將其蒙上一層赤橙色的光暈。一旁有人正

在發放小巧的紙製燈籠，伽藍正想伸手取兩個燈來許願並點上時，卻聽見對方說了今年不點燈。

「這樣啊……那我就去拿一個燈，多聞君先到附近逛逛吧。」

有些失望。素白的手在半空中頓了頓，最後伽藍還是只拿了自己的份、還有一支蘸飽了墨的毛筆。藍眼仰望著高掛在架上兀自閃爍著的萬千盞燈火，承載著萬千願望的黑色墨跡在橙色焰火中舞動。

伽藍認得的字微乎其微，卻能察覺其中蘊含的力量。

可別讓人等太久了。她遲疑了一會兒便提起筆，很快的在紙面上寫了一串文字、交予負責替人掛起燈的男子。字跡歪歪扭扭、也不太有假名與漢字的樣子，像是小孩子拙劣的塗鴉一般糊成一團。

——「願眾人笑顏常在」，雖然不知道寫對了沒有。

伽藍知道這是為了死者而辦的祭典，卻絲毫沒有寫給已故之人的念頭。是自己深信輪迴轉世、認為那人已經重新於世界的某一隅誕生了嗎？或者只是單純地不再存有念想，只想踏實的度過現下的日子……說實話，她分不清楚哪邊佔得更多一些。

在等待自己時又去一旁閒逛、拎了滿手食物的多聞叼著烤魷魚回來，正好瞧見她寫的燈籠被吊上燈架。

「許了什麼願？」

「只是個微不足道的願望噢。」畢竟她已經擁有太多，能求的事少之又少。伽藍仰著頭、確認自己的燈籠被妥當的掛好後，這才對上多聞的視線，彎起唇角回答。

即使如此，她還是有些不知足地懷著「能實現就太好了呢」的心情，朝著在夏夜晚風微微擺盪的燈籠雙手合十、輕輕鞠躬。

完成掛燈之後，這才發現人潮正慢慢朝河堤的方向流去，原先滯著的濕熱空氣也開始變得稀薄而透明。伽藍正好奇是為什麼，經過的少女便興奮的嚷著煙火一邊跑過。以往在山中小寺偷看了無數次祭典，但能瞧到的都只是模糊隱約的光影和聲響，還沒有就近著欣賞過呢。

「是煙火！多聞君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——哇呀！」

率先想加入人群中的伽藍被後頭的人撞了一下、腳被小石子給絆得一個踉蹌，險些就摔倒在地。千鈞一髮之際身後的青年扯住了她的浴衣腰帶，這才沒有整個人仆倒在地。

「好險哪，要是摔傷女孩子的臉可就糟糕了……伽藍小姐？摔著了嗎？」

踝部傳來不適的異樣感，逐漸轉為灼熱的疼。被身邊的青年一喚，驚魂未定的伽藍回過神，理了理頰邊凌亂的鬢髮、重新固定好有些鬆脫的腰帶後才開口回應：

「我、我沒事。剛才謝謝你，多聞君。我只是有點嚇到了。」

想挪動腳步到一旁、避免再與人碰撞，卻一個踉蹌又險些摔倒。被多聞攙著到路旁休息，低頭一看，左腳上套著的木屐已經徹底解體，繫繩斷成了兩截，白皙的腳踝正泛著紅。

「糟糕，木屐居然壞掉了……」

「我看看。」

青年收拾手邊物品，蹲下來將伽藍受傷的腳放到腿上審視，踝部傳來明顯的熱辣與腫脹感。他顯得很是傷腦筋的扯動嘴角、拎起繩帶斷裂的木屐到她眼前晃盪。

「腫得可真厲害……還有木屐，看這樣子一時半刻是修不好了。」

興許是石頭腦袋的緣故吧，妖怪在對「給人帶來麻煩」這件事上格外的排斥，甚至到了固執的程度。伽藍正因痛覺及不知所措而將臉憋得通紅，還在腹中尋找不顯得那麼生疏的話語、還在「想看煙火」和「不想勞煩他人」之間掙扎。

……抱歉吶，我太不小心了。多聞君自個兒繼續去逛吧！一起看煙火？這次果然還是……

女子捏緊浴衣袖擺正欲開口，卻感覺腳掌被輕柔地放回地面，接著多聞就維持蹲姿背過身去，拍拍手、轉頭朝她微笑：「好了，再蘑菇下去就連煙火的煙都看不到囉。我們出發吧。」

「咦？」

青年的行為實在太超出伽藍的預期，她不由得發出詫異的呼聲。

「上來吧。倘若不是很舒適，就還稍微忍耐一下哪。」

「……我很重的。」

實在不想讓年紀比自己小上許多的人背著，伽藍有些彘扭的忍不住喃咕。奈何不僅鞋子壞了、腳踝也開始疼得厲害，她只得趴到多聞背上、手搭住他的肩。

「要、要是累了，千萬別逞強喔！」被青年揹起時她不忘緊張的補充。趴伏在他的肩頭上，頭一回受傷還被人這般照顧，讓伽藍覺得羞恥難耐，臉上的熱度不減反增：「抱歉哪，多聞君。邀你來祭典還麻煩你這麼多。」

「欸，哪裡的事，難得一起出來玩就是得一起開開心心地回家去嘛。更何況可還沒到結束的時候，沒看到煙火哪能算祭典？伽藍小姐就儘管安心待在我背上走馬看花吧……哎呀這個詞是這樣用的嗎？」

應該不是吧？她想，但只是露出苦笑，嘴上保持著沉默，沒有出言糾正。隨著人潮前往河堤，逐漸沉滯悶熱的空氣和自己的重量，想必給青年帶來不小負擔。加上腳上的傷口不時被行人擦過，回過神才察覺鬢邊已經開始泛起薄薄的冷汗。人類的身體可真是不便……

鎖上眼簾用力皺緊眉，伽藍試圖不讓背負著自己的青年察覺不適，然而下一瞬他便抬首回望，對身後的人發話：「那個呀，伽藍小姐，要不我們就別去河邊了吧？」

不知對方為何會突然如此詢問，但這對伽藍而言可以說是如釋重負。擁擠的人潮對背著自己的青年來說想必不會太舒適、她扭傷的地方也越發生疼。咬了咬下唇，伽藍點點頭，指了條一旁的捷徑，示意多聞從那兒走、在店附近將自己放下就好：「嗯，謝謝你哪，多聞君……就從那裡走吧？從那裡回店子很快、人又不多，這樣你還能來得及回來多逛一會。」

雖然看不到煙火有點可惜……但再麻煩人可不太好。明年還會有機會的——然而還未待她說完多聞便邁步前進，方向和所指的捷徑全然不同。

咦？

彷彿聽見妖異在心底疑惑的呼聲，對方也「咦」了一聲：「回店子？為什麼要回去，回去不就看不見煙火了麼？」

與大家前進的路線相反，走著走著，四周變得開闊不少。多聞揹著伽藍在人群中穿梭、沿著來時的方向走，不一會兒，神社的鳥居便進入兩人的視線範圍。

他在長長的階梯前停下腳步，側頭發出警示：「接下來要一口氣爬上去，多少有些顛簸，就請妳忍耐一下囉。」

直到被揹著走上樓梯她才後知後覺回過神，是自己難掩失落、仍對花火抱著期待的表情被發現了嗎？真難為情。

多聞讓伽藍在高處的石階坐下，隨即到手水舍洗了把被汗濡濕的臉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即使不到河畔去，等會兒依舊能看見大半絢爛繽紛的花火，的確是個絕佳的觀景點。此時只有他們兩人獨佔這片場地，宮司興許也是到河邊去湊熱鬧了吧。

聳聳鼻尖，空氣中汗水和食物的味道比起剛才稀薄許多，取而代之的是夜露和青草交織的濕潤氣息。聽見多聞折回的足音，伽藍仰起頸看向站在一旁剛洗過臉、入神望著夜空的人類青年，低聲道了謝：「多謝你吶，多聞君。」

今天體驗了很多從前沒體驗過的事，很開心也很費神，一放鬆下來就有點疲勞、突然覺得自己像個被孫子帶著遊覽的老奶奶似的——伽藍想到這裡，以手背半掩著臉輕輕笑了。

聞言那人抽回眼神，抹去額汗隨意擺手：「沒什麼，小事一樁！」

能聽見鈴蟲的叫聲。從喧囂中一瞬抽身，狍犬靈敏的耳朵微微地有些發癢，暗暗地在旁人看不見的地方向上聳了聳。她側耳傾聽顯得有些孤寂與涼薄的空氣，第一次覺得帝都安靜地有些過分，像沉入水中一般。

「——嘿、妳看。」

她能清楚聽見遠處傳來的聲響。尖銳的一鳴劃破黑夜，火炮升空。

「開始了。」

煙火放射，兩人仰望夜空的臉孔倏地亮了起來。她圓睜的眸底映照各色火光，因為天候晴朗的緣故，炸開來的花朵格外絢麗，有赤、青、紫、綠或是星辰一般的燦金與銀色。

「……哇啊……」

煙火、原來這就是煙火！伽藍先是愣了一會，爾後樂得咧開嘴，笑得樂不可支。還在寺裡時就一直很想親眼看看，卻苦無機會。清先生說那是很漂亮的東西，咻咻咻的將火藥射入高空，然後在夜幕中炸開很多顏色的花，幾分鐘的時間裡，大家都會擠成一團仰著頭觀賞，最後齊聲大喊歡笑……當時很難想像，只覺得那副畫面相當滑稽，但現在卻多少能理解了。

明年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去看。她暗自決定，然後兩手在嘴邊圈成圓，對著滿天的煙花大喊：

「た——まや——！た——まや——！」

不一會兒，身側的人也跟著模仿起來，朝天際炸開的花火大喊：「た——ま——や——」

「た——ま——や——」

與煙花此起彼落的喊聲很是滑稽，待一切平息了，伽藍早已笑彎了腰、眼角泛起淚花。在今天之前她從不知道丟棄一切偽裝放聲大笑的滋味，但現在多少能體會到了。多聞跳下幾格石階，她仰著頭看他高而削瘦的影子轉了個身，朝自己伸出手。

「好啦，時間也不早了，該是良家淑女就寢的時間囉。就讓我奉陪到最後、送您回秋月堂吧？Miss東江。」

「說得也是，明早還要開店……」

輕易地接受了那奇異的稱呼，伽藍搭上修長有力的手，被青年揹起、視線再次攀高，帶著涼意的夜風吹得她鼻尖發冷。累了一天，又剛從極度興奮愉快的狀態鬆懈下來，平日總是早早就寢的狒犬很快隨著多聞的步伐打起瞌睡，不一會就趴在人的肩頭昏睡過去。

「——伽藍小姐？」

從神社到店鋪的路程並不長。被呼喚名字的伽藍睡眼惺忪的咕噥，一抬頭看見秋月堂的招牌就在前方不遠處，才意識到自己竟然就這樣睡著了。

「哇、對不起！我居然睡著了……多聞君，在這邊放我下來就行了。」

「那妳可要慢點來，別又摔著囉。」

她慌張地從多聞的身後爬下地，站穩後那人摸了摸後頸，笑得有些不懷好意：「噯呀是乾的，我還以為伽藍小姐會睡得流口水。」

「別取笑我啊……老實說，我也是怕會這樣，才拼命咬住牙齒沒睡得打呼呢。」

蒼色與藤灰、高度相差不多的兩雙眼相視而笑。聽見很長很長的商店街彼端開始有人聲笑語，有誰也踏著夜路歸來，雖仍是一片黑暗，靜謐得不可思議的空氣卻被一點一點地打碎了。

她仰望著微勾的月感嘆：「祭典結束了……真的結束了呢。」

多聞模糊地應聲。

「感覺很奇妙，有種難以言喻的心情留了下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有點捨不得卻還是得說再見，不對，應該說已經說了再見才是……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「多聞君。」

「嗯？」

背著手轉過頭，本以為青年會如同往常陪在身側微笑，但他只是沉靜地、不發一語地，像方才的她一般眺望遠方，那裡還有無數的星尚未沉落——那表情不帶悲喜，淡白如水。

這並不是她平日熟悉的多聞。

比起這般讀不出情緒的淡泊神色，自己還是更喜歡那孩子兩眼放著光、永不知倦地探尋著什麼的模樣。想著必須做些什麼來讓他提振精神，伽藍握了握拳，挪動上半身湊近對方。

「謝謝你哦。明年也、不一定非得是祭典才行……明年也、明天也，也請讓我對你說聲『謝謝』吧！」

「從明天開始嗎？」

青年先是略為訝異地微怔，接著做出有些困擾的表情。

「那就要開始忙了，不從今天努力準備可不行呢！」

就是說啊、就是這樣。

為了明天而一點一點積累的，今日的努力與盼望。為了生存的價值。為了道出蘊含力量的每一句話語。未曾見過世界的狒犬正努力學著，關於生活、關於每一道明艷溫暖的色彩、關於所有的悲喜與欲求，緣起緣盡與緣滅。

——清先生，等我學會了所有之後，就能和你相見了嗎？我們會有很多很多話能聊嗎？

「明天一定會是個好天氣。」

多聞望向彼端夜色如此言道，伽藍點點頭附和青年的見解，露出微笑：

「——嗯，我也這麼認為。」